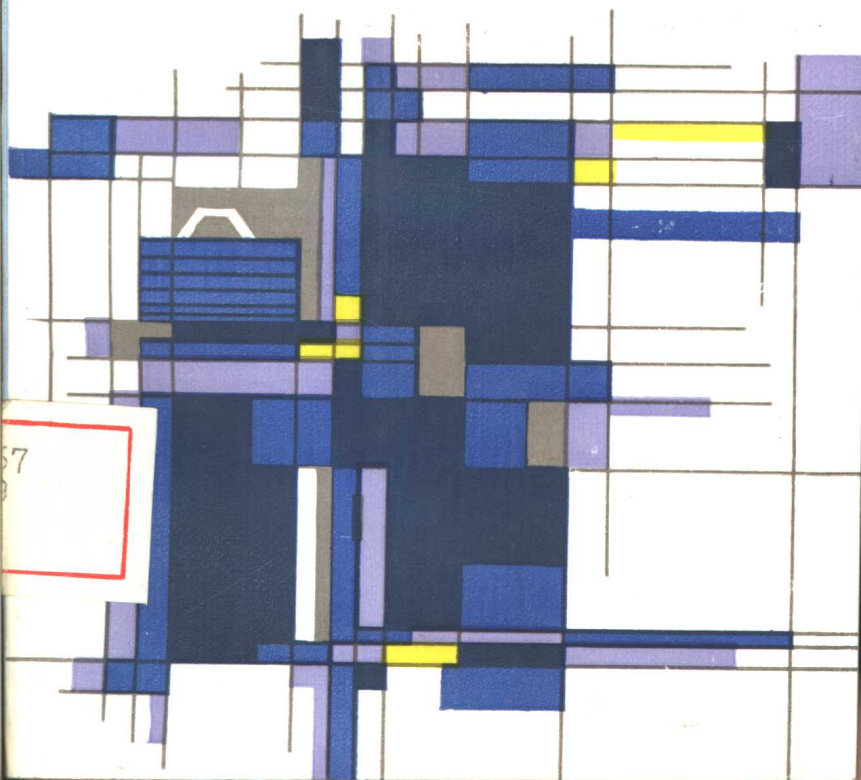


五 / 色 / 石 / 文 / 丛

WUSESHI WENGCONG

生活风景

陈 村 著



生活风景

陈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蒋 恒

封面设计：孙 璐

责任校对：张振华

生 活 风 景

陈 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0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1万 印数1—2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915-X/G·211 定 价：3.45 元

序

人活着，总有些话要说，把它记下来，就是文章。我的写作从诗歌开始，押韵押得心烦就写起了短文。后来又写长一些的文章，叫做小说。然而还是不忘这种短短的文体。三言两语，不讲章法，不求深刻。有话就直说，如果说得精采自有人要听。当然，听完也就完了，不必认真领会。

这样说起来，活着多少会有趣一些。有点像夏天饭后的聊天，是老百姓悠闲时的活法。中国人别的不多，多的是闲情。这也是很可宝贵的。

是为序。

陈 村

1992年6月29日



五色石文丛

目 录

大学：风俗画	1
闲话生活	12
家常摄影	23
自传	26
门外谈艺	33
陈村水库	36
冬天好	38
广州街头	41
修表记	43
毕业歌	47
答吴亮十二问	50
五世同堂	62
宾馆的消费	65
古典的人	67
谁来布道	70
人之生	74
和自己玩一场	78
房子的故事	82

“文化经理”	87
一个母亲	90
人看人	93
晒太阳	96
说书	100
有男无汉	104
住院的快乐	108
我的音乐	111
绝戏	113
吃猫	116
不如不戒	119
穷吃	122
大喝	124
快乐	126
天天讲故事	129
电视里的足球	132
被爱的困惑	133
谢绝诱惑	136
歌也害人	138
童年游戏	139
搬家	145
走向过街楼	148
多水的夏天	151
坐船	154

美在何方	156
旧物	161
不朽的悬念	164
看街	169
去公园走走	172
好丈夫	175
新年好	178
房子和围棋	180
黄昏和早晨	182
亲爱的邻居	187
远虑近忧	190
下棋	193
男的糊涂	196
往事	199
文人致富	202
温情	203
乡下人	205
一个故事的几种讲法	208
有所自私	211
和电脑生气	213
陆星儿记	216

大学：风俗画

天终于亮了。

我悄悄爬出帐子，头昏沉沉的。昨晚零点睡下，睡了三个小时，蚊帐失职了，那顶年纪大于我的蚊帐。蚊子不肯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等地球向东自转六七十度，我从它们的领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你睡不着？”我问。

“唔。”

我的邻居低低地哼了一声，不再说话。今年的气候反常，盛夏之夜，躲在蚊帐中都有些冷。他翻身的频率很高，但不像是冻醒的。他没有理由睡熟。

十多年前，根据一条不满百字的指示，他被放到一个纽扣大的小岛，一口气呆了九年多，少年变成了青年。那里没有母亲的唠叨，也没有恋人的低语。他终于考上大学，并无意回岛。他以为，牺牲与献身并不排斥某些个人的获得。想错了。命运不肯听从他的吩咐。尽管有人为他力

争，他还是得回去。

蚊帐从床架上解下，揉作一团，那几只占了便宜的蚊子被我一网打尽。开开龙头，水是温的，洗不去昏头昏脑的感觉。

对窗的三号楼没有一星灯光，老师们也许睡得正香。他们累了。这些天，分配者与被分配者同样失眠。在一个不赞成人口与职业流动的环境，一旦决定，便是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这太严肃了，或者说，太不严肃了。

我习惯晚睡，看书累了便在室内走几步，举起那个看戏用的望远镜，焦距对准三十米外的窗口，那个一夜之间变得非同小可的窗口。人影绰动。那张随着手臂的起落而上下移动的纸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我手中的望远镜爱莫能助。它不是天文望远镜，也不是为窥视设计的。

此刻，没有灯光，没有声音，没有人影。睡了，都睡了。

而我已经醒来。校园需要文明，我穿上汗衫，套上长裤，趿着那双出了名的拖鞋走下楼去。

我们这幢楼的住户多是些不大规矩的学生。军工路招待所被学校挤出去后，留下一间间可以打三毛球的空屋。中文系的几个好事分子捷足先登。用他们的话，是去“开垦处女地”。最初还

是些散兵游勇，后来则成群结伙。开大会了，校领导训斥了几句。开小会了，辅导员劝告了几句。学生们个个承认错误，但谁也没有搬回六七人一间的盒子。校方宽大为怀，最终默许了，因这毕竟不同于居民抢房。只有一年了，开完毕业典礼，谁都不会赖在这里。

我搬到这幢楼，是因它得天独厚：两个人一间寝室，十点钟不断电，十点半不关大门，简直是留学生待遇。但这里的人们不知感恩，据说有人偷用电炉。大楼里电表的保险丝常常被烧得一分为二，可见电炉远不止一个。领导又训斥了几回，说是抓住了要重重惩罚。可是，谁都没承认看见过电炉，电热丝倒见过，扔在操场角上，是根效过劳的。

楼门外站着几副双杠。有志于健美的同学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出大楼，见有人比我起得更早，正练着把式。绕过双杠，沿着缺乏人情味的水泥路，拖着鞋朝南走去。

当年，我跳下送我入学的卡车，手握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穿过陌生的但就会熟悉的人群时，感觉是异样的。

这不是谁点了头后推荐来的，其中没有折磨人的屈辱，也没有任何人的恩赐。只是一种被恢复的权利，用考分体现的公正。我挺着胸走进学

校的大门，没有飞檐走壁，没有屈膝爬行，不靠邮票，不靠电话，不靠“一般等价物”（货币）。这是天经地义的变革。我们是第一届，从我们开始。

我完成了艰难的梦。天地作证，我床头的小灯作证。稻田中的梦，车床旁的梦，来自儿时的梦。高考前的几十个静静的夜，喝一口凉茶，抽一支烟，临睡前和入睡后难以区分的梦。

我跳下卡车，从梦境回到现实。眼前的一切很难用一个确切的词来形容。如果打一个不甚恰当但异常形象的比方，这里像三十年前的上海。校园里“租界”林立，一块又一块的牌牌划地为牢，分而治之。凭借铁丝网实现的“圈地运动”，造化了一个个国中之国。抬眼便是牛头大的字：“××重地，闲人莫入”。全副装备的消防队员奔东奔西地操演。卡车出出进进，吊车上上下下，颇有点码头的气派。但比码头差劲，那里没有这么丰盛的尘土，也没有这么兴旺的副业。菜地里绿得可爱，公鸡的花腔男高音也清脆得悦耳。地表除了光秃秃便是乱蓬蓬，风吹草低见四脚蛇。

教学楼是不完整的，宿舍楼是不完整的，图书馆是不完整的，食堂是不完整的。经过日新月异十年，整座校园都不是完整的，除去那座朝大门招手的巨型塑像。严格地说，它也不完整。

塑像底座的正面是块精致的大理石，那位奢望“永远健康”的大人物的题词，被水泥十分粗糙地抹掉了。抹得太漫不经心了，简直像一个恶意的玩笑。

我曾被食堂的师傅痛斥：“什么大学生！只晓得吃饭，从没见过！”我也反唇相稽。争吵完了生会儿气，睡一觉也就忘了。虽说饭菜不怎么丰富，虽说他们碗里的肉总比我们的大些，但他们毕竟没做过什么“忆苦饭”呵！同学们有时发发牢骚，可是一下课，没有一天不像蝗虫般地扑向食堂。当然，也有例外。我认识外系的一位同学，她的“吃相”较好，为改进体型，一天两顿，每顿一两，像在喂鸡。

在食堂排队时，我曾注意过同学们手中的搪瓷饭碗。不必翻查学生登记表，只消看看碗上的红字就行了。红字所标明的单位名称，很少有“撞车”的。同学们来自工厂，街道，农场，农村，其中不乏党员和干部。这些天，校园里到处能听到孩子们的打闹声，偶尔也可看到怀孕了的女生。年轻的教师年龄没有学生大，工资级别没有学生高，工龄党龄没有学生长。教师还没结婚，学生的孩子已经在玩足球了。多老的大学生呵，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开了十年玩笑，忽然又坐进课堂，结结巴巴地拼读外文单词。这太

反常了，过渡到正常的反常。愿今后永不重复。

我学文科，伤透脑筋的文科。文科的老师自己也说不清楚，这辈子在学术上究竟多少次“反戈”。暂时还没有教学大纲，只有匆匆印成的教材。学生体谅编者的苦衷，但翻上几页仍不免要遗憾一阵。好在教师颇开明，任何学术问题都允许讨论和商榷，但是别过分。

开课的多半是中年讲师，偶然也有几个年轻的新助教。他们不怕上课，只怕下课。下课铃一响，学生就围了上去。天知道这十年间学生们在想些什么。积蓄了十年的问号，一旦倾囊而出，即便是一级教授也防不胜防。

太阳升起来了。我不怀疑今天是个大晴天，晴得汗水如喷泉射出，如瀑布泻下。不知什么缘故，学校的游泳池今年没有开放。其实，就是开放，我也下不得水，我的关节不许我下水。去年，我还是个相对健康的人。我泡在池中，更经常地是坐在池沿，看同学们的脑袋在水面一仰一沉。外系的那位同学游得漂亮，简直是天生的水族。看她游泳，不会水的人都想跳下深水区。游泳是门艺术。绝大多数同学不是水族，他们陆生陆长，即使在陆地上也未必生活得有模有样。当体育保健课正式开课时，申请者之多，理由之充分，最后不得不“择大病录取”。

据说这次没有开后门的，校领导在主席台上说得明明白白，可流言仍不能绝迹。不利于领导的流言造得这样巧妙，令人一听就像是真的。可怕极了。虽说有纪律的约束，同学们还是知道了自己的去向。不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没有最终宣布的名单都是靠不住的。永远会有出人意料的反复，如同我所学的文科。是的，看看那些忧心忡忡的脸就能知道，和后门无缘的毕竟是多数。等到神圣的八点半，才能够确定一切的要求请求恳求央求哀求是否生效，才能够证明三叔的朋友的小舅子的邻居的话是否灵验，才能够知道那些微妙的感情联系是否变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呵！此刻还留有希望，天还没有亮透，还能抽抽烟，打打牌，做做梦。

再过三个小时，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确切的毕业去向。老师们辛苦了一个月，直到昨天深夜才拍板定下。为了确定某个名字嵌在第几行，他们绞尽脑汁。几年或几十年前，老师也曾被他们的老师所分配。毕业分配对老师们来说是个负担，他们的专业不是这个。他们的业余爱好也不是这个。

我顺着那条正在重修的跑道，走向江边。野草丛生的操场上有几个农妇在割草。她们冷漠地打量着我。看到过黄浦江的人中，很少有人注意

过这个江汉。它又浅又窄。沿岸线长满自生自灭的花草。我在植物学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仅仅能区分香樟和白杨。这里的植物太杂了，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也不想弄清它们的名字，许多同学的姓名我还叫不上呢。名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它们的存在。

早呵，老树！早呵，小草！早呵，太阳！早呵，我的校园，校园中的一切！我穿着拖鞋的脚在你们中间蹒过，我感觉到你们；你们一定也感觉到了我。你们湿淋淋的舌头舔着我的脚背，凉得舒服。我已退化了，退化到不习惯直接用脚板接触大地，而只能让脚背来感觉你们的存在。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从未到过这里。早先是因为没有“签证”，无法逾越铁丝网织就的边界。后来呢？我太钟情书籍了，被书籍异化。闻多了油墨味，反而将你们遗忘了。太不像话呵！

入学后，我最热衷的事莫过于上图书馆。我喜欢站在一排排开架的书前，一行行地读目录，时而抽出一本翻上几页。我喜欢沿着书架散步，伸开手臂，让手指在书脊上顺次滑过，像小时候走在瓦楞铁皮的围墙边。听图书馆的老师讲，这些只是原先藏书的一小部分，好书都损失了。劫余的这些书很不成系统，而且还在继续短少。孔乙己的信徒们学牙科大夫拔牙，只是尽挑好牙

拔。人们还没有学会尊重公共财产。这至少是不道德的。不过它从反面阐述了一个事实，图书馆总算有几本好书了，不至于“不屑一偷”。

图书馆的门口有块黑板，专写《告同学书》。它直率地呼吁不要再窃书，措词激烈而恳切。可是并没见谁把不义之书给送回去。看来，当一名好的图书管理员，先得进修一年半载的侦破术。这里需要猫的敏捷，老鼠的机警。阅览室的老师自认不具备福尔摩斯的天才，于是顾不得雅观，在书架和学生之间装修了一道铁丝网。呵，万能的铁丝网！从此天下太平，有失体面的《告同学书》绝少再版，而我也绝少再上那里。我留恋手指滑过书脊的愉快。

看书困难，买书也颇不容易。心存不满的同学诽谤书亭的“小老板”，说他“狗眼”。我使劲看也没看出所谓的人模狗样。说来也可怜，他不过藏起几捆书并说了句“没有了”罢了。平心而论，他是个有才的人，应当让他去哲学系讲授辩证法，讲“有”和“无”的既统一又对立的奇妙关系。或者调他到杂技团，表演老少咸宜的“忽隐忽现”。

……过去了，这一切统统过去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最后一次走出校门。再过几天，我将去那个专管“路沟桥”的工业局报到，从原先的